



留守

姚岚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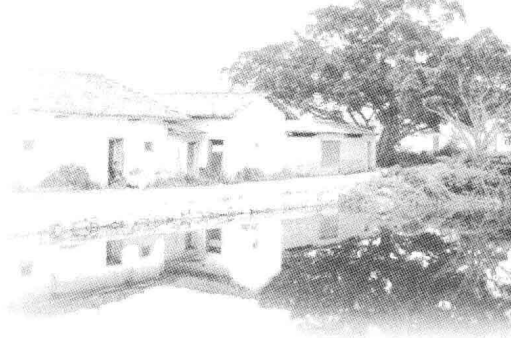
青年、壮年、男人、女人，
告别家乡，离开土地，南下，北上，奔向四面八方。
年迈的父母，年幼的孩子，守着田地，守着山场，
守着长满青苔的老屋，在黄昏的村头遥望。



LIU SHOU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留守

姚
岚
◎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留守 / 姚岚著. —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5396-3619-1

I. ①留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6088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汪爱武

装帧设计: 张兆忻 许含章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5859128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4.5 字数: 250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有妇女儿童,就有希望

——姚岚长篇小说《留守》的启迪

段儒东

姚岚是近年来我省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位青年作家,先后出版有小说集《越狱》、长篇小说《花开何处》、散文集《风景无价》、报告文学集《雁过留声》等。她的作品我陆续读过一些,但她本人却知之不多,前不久,读了许辉先生的《困顿·坚守·成长》一文,方从中知道她的一些经历和艰辛,对她的勤奋和执著于是便留有较深的印象。

《留守》是姚岚新近精心打造的一部长篇力作。小说以皖江农村为背景,细致描绘了外出打工者遗留在农村的孩子的生存现状和凄苦命运,生动揭示了留守妇女的情感困顿及人性需求,是一部思想价值和艺术品位都较高的作品。读后,我在震撼之余,不由得陷入良久沉思。

改革开放以来,亿万农民怀着致富梦想如同潮水般涌向城市,他们用汗水使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,使城市由小变大,由弱变强。他们用勤劳和智慧让“中国制造”遍布全球各个角落,为腾飞的中国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源。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,亿万农民工的群体功勋无疑将被载入人类史册!然而,在这背后,作为劳动者个人,他们或许付出了鲜为人知的沉重代价。

他们自身的艰辛和苦难自不必说。就他们留守在农村的妻子而言,她们不得不加倍地承受超强的劳动和生活重担,其中包括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的情感煎熬和生理压抑。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前不久报载,一个衣不蔽体的妇女和一只宠物犬下体相连被送到中山医院。性压抑的妇女竟与狗交媾!这或许是极端个别的事例。但长期性压抑的妇女不断寻求释放的举止则是千真万确的。同篇报道援引一位李医生的话说:“有的女患者,居然用茄子、黄瓜、化妆品等物品自慰,以求寻找生理满足,结果因为这些物品不够清洁,导

致感染发炎。”

文明和进步已使我们社会不再谈“性”色变，正当的人性需求越来越受到普遍的理解和应有的尊重。情趣商店日益红火，自慰用品不断走俏，或许便是例证。有数据显示，我国留守妇女已达 4700 万人，相当于韩国全国人口数量的总和。如此庞大的群体，她们的情感苦恼和现实渴求难道不值得社会正视？

不幸的是，当今的现状正如《留守》所揭示的那样：翠萍们耐不住煎熬终于红杏出墙。腊香们无法抗拒村干部的性侵犯，违心地背叛了丈夫。乡村的某些头头脑脑，俨然成了女人国的雄性国王，恣意“宠幸”势力范围内任何一个有姿色的妇女，村支书常刘保“睡过的女人，少说也有三五十个”！（一个小村里，总共才有多少女人？）

试想，当打工者揣着血汗钱喜滋滋地千里返乡的时候，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一个残缺和破碎？

更让人揪心的，还是那些留守儿童。

十三岁的龚月，过早地承受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繁重劳动。她读初中一年级，负责照料弟弟妹妹，洗衣烧饭，养鸡种菜。不慎家里失火，弟妹被活活烧死，龚月自杀未遂，身心破碎。同样年纪的高晓峰，迷恋上网，性早熟，小小年纪就追求性刺激。因为与龚月偷尝禁果，导致火灾。中学生刀条脸缺乏父母管教，流里流气，敲诈抢劫，终被几个不堪欺凌的同学活活打死。林齐馨、莉香几个花季少女，因为考试没考好，竟然结伴去自杀……小小年纪肩负着沉重的生活负担，缺乏父母关爱和监护，家庭教育缺位，情感缺失，心理失衡，这些留守儿童在灰色的成长道路上日渐滑落，有些甚至堕落犯罪，沦为“被毁掉的一代”！

试想，当打工的父母为孩子未来求学攒足了学费而喜滋滋回乡的时候，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失望和悔恨？

留守儿童都是因为父母为脱贫致富、改变命运而被迫“抛弃”在农村的。他们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孤儿。类似上述悲剧，难道仅仅属于农民工个人吗？

中国 1 亿 8000 万留守族，儿童比例当不在少数。家庭残缺，父母与子女长期分离，这恐怕是任何民族都不能忽视的人伦底线。当人们都把目光瞄向高速发展的经济时，又有多少人注意到那些可怜的孩子呢？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啊！那些在缺陷中挣扎成长的孩子，“先天不足”，他们能够成为国家栋梁之

材,承担起未来与其他民族激烈竞争的重任吗?

更有甚者,留守儿童不断上升的犯罪统计,无时不在触目惊心地警示人们:这些“被抛弃”的孩子,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。有社会学家警告:对这类社会弊端如果不采取对策,迅即解决,将会使我们国家在不久的将来陷入更深的困扰和灾难!

我觉得这并非危言耸听,历史上急功近利的教训,我们这代人经历的还少吗?

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,亿万农民离开土地,上山伐木,进城炼钢。结果呢?三年饥荒,饿殍遍野,生态破坏,灾害连绵!

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,将几千年铸就的文化精华统统抹黑,把民族赖以生存的灵魂彻底掏空。结果呢?信仰缺失,道德沦丧,世风日下,直至今天,甚至还得到几代人,都正在或将继续饱尝它的苦果!

只要不健忘,人们有理由担心:这些被耽误、被荒废、被抛弃的一代人,总有一天会对社会实施某种报复!

值得庆幸的是,科学发展观已警醒人们,必须关注社会现实,尽早谋划民族未来。三农问题日益受到重视,民生工程正在努力实施,农村状况开始逐步改善。记不清哪部电影,有一个情节我始终难忘。有一个民族与入侵异邦殊死决战,男人们为掩护妇女儿童转移,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个人,流尽最后一滴血。他们有一个坚强信念:只要还有妇女和儿童,民族就不会灭亡,未来还有希望!

感谢姚岚!她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,用她的辛勤劳动、怜悯情怀和优美文字,再一次为我们形象地揭示了这一事关人本的社会课题。

我期待每位打工者都能读读这本书,为了他们的家庭和孩子!

我更希望社会各阶层,特别是各级父母官也能读读这本书,为了社会和谐,为了祖国未来!



目 录

contents

有妇女儿童,就有希望 / 段儒东 001

第 一 章 / 0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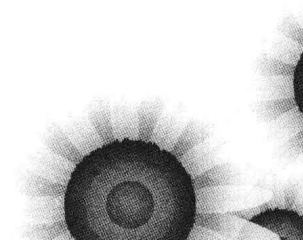
瞎眼年办大事不吉利,碰巧大年三十吃年夜饭时,一个响雷,惊得电灯都熄灭了。白胡子谶语。牯牛岭村人心惶惶,龚月的爸爸龚平安偏偏不信,照样盖新楼。盖好房就外出打工,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在家。龚月路上被刀条脸拦截。

第 二 章 / 014

龚月跟晓峰是同学。晓峰的外公是牯牛岭村的老书记,爸爸高中下岗后也外出打工了。妈妈翠萍是小学代课教师,抱养了龚月的小妹玲玲。

第 三 章 / 027

星期六,龚月外公林铁拐家,外婆过生日。鸡公精的故事。秋游日月山,晓峰情窦初开。晓峰初进网吧。翠萍的业余生活。



第 四 章 / 050

龚月邻居刘婶的独子龚小林触电死亡。晓峰开始进入青春期,胡思乱想,网吧里遭遇刀条脸抢劫。龚月在晓峰家度周末时,初恋。

第 五 章 / 065

孤僻的玲玲。愁怨的外婆。魂不守舍的翠萍。自杀的小学生。翠萍与李斌相识。

第 六 章 / 078

刀条脸是谁? 厕所外的眼睛。龚月路遇刀条脸抢劫。密谋殴打刀条脸。刘保的私生子。

第 七 章 / 094

翠萍出轨,晓峰跟踪。

第 八 章 / 104

关于私生子的鉴定。学生自杀未遂。高乡长约翠萍钓鱼。

第 九 章 / 117

关于私生子的谈判。

第 十 章 / 130

深夜殴打刀条脸致死。案件调查。

第十一章 / 140

齐涵采访本县外出打工当街产子的流浪女、赴京洗车的辍学儿童。翠萍家访。

第十二章 / 151

翠萍外遇而怀孕打胎，高中突然探亲，失望而归。

第十三章 / 163

晓峰到龚月家度周末，游戏起火。惨烈火灾。

第十四章 / 178

医院急救,仨孩子身亡。魂魄飘荡。龚月住院,沉痛的悔过。

第十五章 / 190

丧事太惨,龚月外婆疯癫,白胡子再次光临。龚月一家的绝望。
龚月自杀。

第十六章 / 204

翠萍的反省,齐涵的办学计划,齐涵与翠萍的合作。

第十七章 / 214

高中回来,参与办学。翠萍看望龚月,办学带给大家希望。

后 记 坚守道德和生命的底线 / 222

第一章

这一年是鸡年。没有立春。

立春在头年,也就是猴年的腊月二十六,狗年是正月初七立春。中间是鸡年,年头岁尾都没有立春。

按乡下的说法,没有立春就是瞎眼年。瞎眼年做大事是不吉利的。

对向阳乡牯牛岭村来说,蹊跷的并不是没有立春。立春不立春,对普天下的炎黄子孙来说,大人小孩都一样。但这一年,牯牛岭村很奇怪,虽说是偏僻的山村,自从90年代拉了电线安了电灯后,十几年来,从来不会在大年三十晚上断电的。偏偏这年不一样,家家户户老老小小围坐在桌前,热热闹闹吃年夜饭时,“嘣——嘣——”两声,不是滚筒似的一溜儿,而是很干脆的两声,像是哪里放雷管,在头顶炸开,把正在吃年夜饭的老老小小震得傻了似的,酒杯、筷子都停在半空。随即,所有的房舍全沉入黑暗之中。

这是两声响雷!事后人们明白过来时,心上都压了一块石头。不是因为打雷,而是因为吃年夜饭时被雷打得停了电。

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

平时也有停电的时候,如果是供电部门检修,会提前通知,线路出故障突然停电的情况也有,农村的人倒也无所谓。他们不用冰箱,也很少用电饭煲煮饭,电灯主要用来照明。但大年三十晚上没电,那可糟糕透了。多年来的习惯,年轻人打牌,老小看央视的春晚。但没电就什么都做不成了,连起码的打牌都差了许多氛围。煤油灯已是多年不点了,早已当废品丢掉,商店都没卖煤油的。幸好大部分人家都准备了蜡烛,有些人家忘了买照明用的白蜡烛,慌乱了一阵,想起祖宗牌位前的红蜡烛,只好权且做一下应急。

林铁拐家冷清得很,老两口和孙女围着八仙桌,闷闷地吃着年夜饭。林铁拐像尊蜡像,只在雷响时愣了一下,黑暗突然罩下时,他仍从容地把最后一口饭扒进了嘴里,然后坐着不动也不说话。老伴吴新兰叹口气,想骂一句什么,

张了张嘴还是没有骂出,大概醒悟到大过年的,不应说秽话,遂起身摸索着去床上拿手电筒。尽管早就有电了,农村里仍然脱不得电筒,晚上起来解手,出去查看猪牛,或者去乡邻家串门,都要用的。在一束暗红的光线里,她拉开了漆的五斗柜,从最底下摸出一个方便袋,提到堂屋,翻出了几根蜡烛,一边去灶间取打火机,一边小声嘀咕着:“这电灯还不如点油灯呢,往日哪会有吃年夜饭时黑灯瞎火的。”

五岁多的孙女林霞跟在奶奶屁股后,嚷着“狗屁电灯狗屁电灯”。林霞不敢骂比“狗屁”更脏的话,前些天奶奶就一再叮嘱过。她更不敢去惹爷爷烦恼,她清楚爷爷被“狗屁爸爸”惹得就差吊颈了。林霞心里骂了“狗屁爸爸”一百遍,诅咒过喜欢爸爸的那个女老板一千遍,是那个女老板害得爸爸和妈妈都不回来过年了,害得家里这么冷清,害得爷爷动不动就发火。可这大过年的,她不敢骂出声来。她像个跟屁虫,追着奶奶的脚步,小心翼翼地看着奶奶的脸色说话。蜡烛点了几次,终于点着了,豆大的火苗让室内的一切都荡漾在暗红的光线里。林铁拐铁青着脸,从壁上的钉子上取下自己的烟筒棒,“吧嗒吧嗒”抽起了旱烟。雷声在头顶炸响后他就默然无语,就像搁几上供奉的祖宗牌位一般,威严得连老伴都不敢惹恼了他,生怕大过年的他会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,或者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。吴新兰擅自做主,年夜饭烧了六个菜:豆腐烧肉、红烧鲤鱼、红烧鸡公、木耳炒肉、煮囫囵鸡蛋、炒白菜。虽然老头子整日拉着个脸,但年夜饭还是要吃的。吴新兰就带着林霞去街上买了几两木耳和香菇,以及一些日用杂碎。

老人们总是很讲究吃年夜饭的兆头,吃年夜饭前要祭拜天地祖宗。平时再怎么邋遢的男人,这时候都知道要先去洗脸净手,放鞭炮更是提心吊胆,生怕响声会在半路上断了。女人们在饭前会一再叮嘱孩子,不能打破了碗,饭要剩一点,不能吃光,也不能淘汤,诸如此类,禁忌可多呢。这些,无非都是想有个好的兆头,想祈求在即将到来的新年里,全家老小能平安顺利。这吃着吃着,半路上突然断电,而且还不是哪家的电线被老鼠咬断,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出现接触不良,而是被雷打断的。这在迷信人的心里,无异于晴天霹雳。

平日里,人们如果发毒誓,总爱说“天打雷劈”。这雷,在人们心中,就代表着天,是神圣的,是无上的。这声响雷,沉重地击打在牯牛岭村老人们的心上。

人们的心情就像那暗淡的烛光。

饭吃得潦潦草草,妇人们收拾完碗筷,抹干净八仙桌子,青壮年男人们依

旧咋呼着,对角点两根蜡烛,打起牌来。

这些年,外出打工的人们回来过年,多多少少总带回些新奇的娱乐方式,口袋鼓起来了,总要想方设法花一花。有句俗话叫“辛苦挣钱快活用”。村里有好几家开回了小轿车,神气地摆在门口,像只大乌龟,骄傲地蛰伏在那里,无声地显示着主人的成就。办年货时,大家都想得开,大包小包往家里背。荔枝、水果都是整箱整箱搬回家,不再像以往那样,一斤两斤的。但是,山村的年夜依然比较静寂,偶尔响起一两声零星的爆竹声。没有电灯,没有电视,自然少了许多热闹,串门的人捏着手电筒来往,牌桌边渐渐围起许多看热闹的人。屋子里烟雾缭绕。

半夜里一阵急雨,“噼噼啪啪”打着瓦楞,打着四周的树梢和竹林,呼呼啦啦一片响,短促得像是鬼撒了一把沙子,使得侧耳细听的老人们心惊胆战。孩子们都沉浸在梦乡,老人们却辗转反侧,吃年夜饭时断电之事,像块巨石,压在他们心头。

没有电视看,老伴和孙女收拾清爽后便早早上床睡去了。林铁拐独自闷头坐着,第二支蜡烛完了后,他干脆懒得再点,就在黑漆漆的风雨声里,坐到鸡叫头遍都不愿上床。儿子林家根没回来过年,弄得他什么年货也不想办。儿媳秋芬本来说回来看看孩子,听说家根要回来就立即改了口,说厂里忙,春节加班费高,就算了。林铁拐在电话里大骂儿子,不准他带那个妖精回来,我家世代都是正派人家。儿子说:“不回就不回,我正懒得跑呢,我汇点钱给你们。”林铁拐气得当时就摔了个茶杯,骂了句“畜生”,之后便整日里闷闷不乐,屋子里没有一丝过年的喜气。孙女林霞问怎么不买这买那,他说“年易过”。想想觉得过意不去,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,对孙女说:“你跟你奶奶去买些你喜欢的吃物吧。”过年的鱼肉还是女儿腊香驮来的。

正月初一上午,勤快的老农惊讶地发现,鸡公山上的鸡公石不见了,确切地说,是四分五裂了,像被谁用刀劈开似的,有从中间断裂的痕迹。老人回到村里,一传十,十传百,许多人纷纷跑去看。之后,各种传言就私下里散开来,说鸡公精被雷劈死了。

正月初三的中午,一个卜卦的白胡子老头经过林铁拐的家门,前来道一声万福。林铁拐正烦闷地坐在门前,一边晒太阳一边抽闷烟。见到气宇不凡的白胡子,林铁拐心里先是吃了一惊,赶紧让进屋里,让座泡茶。白胡子老头神

色凝重地端起杯子，凑到鼻子底下，深深地吸一口山泉泡的“玉叶”茶的芳香，缓缓喝了口，摇摇头，叹口气：“可惜呀可惜，这么好的香茶。”

林铁拐心里不快，大新年的，你一个过路人，我泡这么好的茶招待你，你怎么就不懂得说句吉祥话呢？他眯着眼睛看着对方那长长的白胡子，转念一想，觉得这话有来头，便问“可惜”是何意。白胡子老头沉吟半晌，终于道出两句诗来——

鸡公石崩鸡精出，长喙尖尖长者哭。

千年期满灾祸到，祸过才到太平湖。

林铁拐愣神的工夫，白胡子老头一阵风般飘出门去，消失在山林间。林铁拐呆呆地望了好久，傻了似的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白胡子老头奇怪的言行很快就传遍四邻八舍，并且被添油加醋渐传渐远，整个向阳乡稍微信息灵通些的人都听到了。平时比较迷信的人们纷纷猜测着，即将到来的灾祸会是什么呢？能不能躲过或者消灾？有快嘴的人就说：“长者哭”就意味着年轻人或者小孩要倒霉的。这更让鸡公山周边一带的村里笼罩着一层阴霾。有人就怂恿林铁拐，说：“白胡子既然说这话，一定不是凡人，他也肯定有法子把这灾难消除掉。你还是去找找他吧，就算为大家做点好事。”

林铁拐心里忐忑着，上哪去找？自己还没回过神来，他就不见踪影。既不知道他的姓名，又不知道他家的住址。林铁拐年已花甲，长年拄着个拐棍，走路来也不方便。但是好在他早年读过几年书，无事时喜欢村东头坐到村西头，聊些乡间可有可无的话题，比起同辈和年轻人来，民风民俗要熟悉得多。几天里，他一直琢磨着这几句诗，就连走路时，口里也在念叨着，生怕把它忘了。念来叨去，他心中也认定是谶语。说信也不全信，说不信吧，又那么蹊跷。这叫林铁拐心里更加不安起来。他找出孙女的纸笔，一笔一画地写下这几句话。“喙”字不会写，想想干脆写成了“嘴”字。

他一早就拐着脚，来到龚屋的女儿家。龚屋与林家岭只隔着一条山埂，一片窄小的田垄，同属于牯牛岭村。山里的村庄，人口稀少，房舍零落在各个背风向阳的山坳里。到乡街去，则必须经过龚屋村。大外孙女龚月和外孙子龚星在厨房忙活，出来招呼过外公，口里说着家公来得不巧，妈妈正好带龚云走亲戚去了。林铁拐说：“我不在这儿吃饭，马上就回，你家婆烧好了饭等我。”女

婿龚平安见新年岳父就亲自跑上门,赶紧倒茶递烟摆糕点。林铁拐推了一下说:“我吃不惯那些洋烟,还是我这个老伙计顺手。”他摸出烟筒棒,接过女婿龚平安递来的打火机,点着火,吸了一口,从鼻孔里飘出一缕烟雾。

林铁拐喝了口茶,看着门前散乱堆放的红砖、石头,对女婿说:“还是等明年吧。明年起手会好些。”

“都定好了,石匠后天就来打基。后天的日子还好呢。”龚平安对岳父的话根本不在意。

林铁拐起身走出去,用拐杖戳戳石头,有些不悦,不觉提高了声调:“叫你就等你就等。你没听到白胡子说的话吗?那可是我亲耳听到的。”

龚平安笑笑:“我不信。疯子多呢。一个疯子的话您也信吗?”

“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,”林铁拐板着脸,抬头望望鸡公山那边,“鸡公精都出来了!”

“管它鸡公精还是狐狸精。我得在二月初就出门,今年腊香跟我一起去。我跟老板都讲好了。这物价一个劲儿上涨,存的那点钱,到明年就不够了。不抓紧时间,我这房子就难做了。房子盖好后,几个孩子在家里,下雨刮风,我会心安些。”

林铁拐未能说动女婿改变主意,恼怒得连茶都懒得喝,气嘟嘟又拐回家。龚月追出来,拉住外公撒娇:“家公,你怎么就不吃了饭再走呢?是我烧饭呢。我烧得可好吃了。”看着这个还没满十三岁却十分懂事的外孙女,林铁拐板紧的脸松弛下来,笑道:“不啦,家公上午还要出门呢,你家婆等我回去吃饭。”

龚月的爸爸龚平安偏偏不信邪,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人,根本就不相信这些难以解释的东西,总认为那是迷信。毛泽东时代的人很“革命”,“破除迷信,解放思想”这样的语录曾经常常挂在大家的嘴上,何况他在读完小学后就学了木匠,因超生两胎,被罚了款,只得咬咬牙,背井离乡,加入到“孔雀东南飞”队伍中,每年挣回一家大小的学费和吃穿开支,积蓄了两三万元。家里的瓦房太陈旧了,还是父母结婚时盖的,父母都已经去世好几年了。每年辛辛苦苦不就是想积蓄点钱重新盖个像样的房子吗?吃穿都可以节省点,唯有房子是不能再拖的,万一哪天被暴雨冲塌,才真正是“长者哭”呢。

龚家下午就开始把家里的物件搬到东屋里,已经请好了帮工的人。初六的早上,十来个村人一起拆除三间老瓦房,在原基上盖楼房。因为楼房只盖两间两层,就留了东面的一间暂时不拆,所有家具都放在里面,人也挤住在一起。

一个月后，房子盖好了，随便糊了点泥，墙还未干，龚平安就把结婚时置办的几件简单家具往里一搬，稍微收拾一番，站在门口望望，心里有些满意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腊月回来，就给这前面的外墙贴上瓷砖，到时就好看多了。”他怕春上雨水多，几个孩子在家烧柴火不方便，干脆把门口的一堆柴火搬进东边的老屋里，塞得严严实实，安个老式的双开门，在门上插把无用的旧锁，挡挡猪狗。龚月爸叮嘱龚月天晴时就扯室外那垛柴火烧，落雨时再烧屋里的。临走再把龚月、龚云、龚星叫到一起，告诫一番，特别对龚月说：“月儿，家里就你大些，你得照顾好弟妹。读书也要用功。”龚月心里很不踏实，但她还是硬着头皮点点头，右手握成拳头，左手使劲抠着自己的衣角，仿佛踩在云端，没有了依傍。腊香背着包，跟在丈夫身后，走到门口的路上，回头望望站在门口的三个孩子，眼睛潮湿起来，站住喊了声龚月：“月，晚上要闩好门，平时莫要龚星到塘边来。一定要小心。在学校里有事就去找你常老师，在家里有事就去找家公。”龚月点点头，目送爸妈远去，心里就像第一次坐汽艇，被风浪掀到了半空中，有一丝新奇，更多的是恐惧。夫妇俩火急地赶到乡街，搭乘汽车到县城，再搭上到福建石狮的长途客车，当天深夜就到了目的地。龚平安进了原先的装修公司，把腊香安顿到一个皮鞋厂。

日子像水一样流淌着，一晃就到了下半年。

5月时，腊香回了一趟家，她想孩子，想得实在熬不住，便请假回来住了几天。这个秋天，龚月要上初中。开学时，腊香再次回来，陪几个孩子去学校报了名，再去小学教师常翠萍家，给了常翠萍两千元。常翠萍是腊香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，关系十分要好，又当过龚月的班主任。上半年夫妻俩外出时，就请她代管几个孩子的生活费。翠萍的女儿玲玲见到腊香，高兴地跑过来喊声阿姨。腊香连声地答应着，拉过玲玲左看右看，心里有些酸溜溜的。坐下来随便寒暄的时分，玲玲取来刨子，说要为阿姨刨苹果。玲玲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，用带花的橡皮筋束着，辫子翘在头后，随着走路的节奏蹦跳，叫人的心也跟着跳动。看着这个自己曾经取名为“龚玲”的三丫头如今这么漂亮懂事，腊香还是甚感欣慰和庆幸。

当年龚月、龚云一个四岁多一个两岁，龚平安执意要生个儿子。腊香肚子大了后，藏藏掖掖了几个月，生下的还是个不带把的。这一连三胎都是女儿，叫龚平安心里万分无奈。这个丫头却集中了父母两人的优点，比龚月、龚云更

耐看,细长的眉毛,宛若星月的眼睛,挺直的鼻梁,小巧的嘴,让家访时顺路经过的翠萍喜爱不已。翠萍跟腊香是小学、初中的同学,两人关系一直很好。龚平安是独子,不生个儿子决不罢休。可按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,一孩上环,两孩结扎,村里的墙上用石灰写的大标语,人人烂熟于心。龚平安知道,若让村里知道添了三丫头,肯定逃不了罚款。要想再生,不仅要把这个孩子偷偷丢掉,还得同村干部们处好关系,请他们睁只眼闭只眼。村人们可以为了屋基或者秧田的放水而大打出手,但谁再缺德也断不会去乡里县里告他超生。这个轻重谁都能掂量得出来。龚平安一年四季走村串户做木匠,也算有些见识,结了些人缘。一天,他自己提了两瓶好酒,上了村支书常刘保家,请他多多关照。常刘保笑笑,不置可否,只说:“平安,你是知道的,这计划生育是国策,国策,就是嘛国家的基本政策,我们算什么?山沟里的土鳖,谁还敢徇私舞弊?这样吧,酒你驮回去。你说的话我记在心里。只要不犯法,能关照我一定会关照的。何况你家腊香跟我家翠萍还是好同学。”

龚平安回到家,把这话对妻子腊香一学,腊香便对刘保多了一份感激。

翠萍对这个粉扑扑的小家伙爱不释手。腊香面对这个与自己一直要好的同学,把想生个儿子抱走一个女儿的意思含蓄地表达出来。谁知翠萍临走时把玲玲抱在怀里,亲了亲孩子的脸蛋,对着孩子说:“多可怜啊,这么小的东西,你爸妈就不要你了。你这么可爱,你爸妈怎么舍得不要你呢?”她把孩子还回腊香手里,开玩笑说,“你再养大一点,就把她给我吧。就不知你说的是不是真话。”腊香一听,赶紧追问着:“你说真的?我还巴不得呢。你知道,伢儿都是娘的心头肉,我哪舍得给不熟悉的人家呢?”

龚平安更是暗自高兴:“给你更好呢,你爸爸是村支书,这超生的丫头给你了,我超生的事他还会穷追不舍吗?”

一家五口人要吃要喝,土地里又抠不出多少东西,龚平安只得告别妻儿,也加入到南下的大军,去了福建一家木材加工厂。

玲玲长到三四个月时,村里还是要罚款,常书记几次独自上门来,盯着腊香喂奶的动作,说自己为她家讲了不少好话,但国法不得不遵守,不然天下都乱套了。腊香每次都恳求着,说:“常叔你就放一马,这村前村后的,你是从小就看着我长大的,这山沟里能抠出多少钱来?家里大小一窝子,都指望着他爸一双手。伢她爸是独子,不生个男伢行吗?这伢儿反正是要给人家的,你家翠萍还想要呢。”说着说着,腊香的眼睛就红了。常刘保一时无话,看看孩子